

说起来从事网文创作也有不少年头了，时常被人问起为何从事网文创作，每次听到这个问题，总会恍惚，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该如何作答。直到某天，我看到一名天文博主发布了一个征集活动：老家特有的天上星叫什么俗名，背后有什么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？这几行文字如同虚空的漩涡，瞬间把我拉回到了儿时的夏夜。

那个风扇尚未普及的年代，晚饭后，大人和孩子们都会在门前的小竹床上纳凉。阿妈摇着竹壳扇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扇出的风带着竹子特有的清香。她给我们讲各种故事，其中最知名的，莫过于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不同版本的“老虎外婆”。哪怕时隔多年，我仍旧清晰地记得老虎外婆坐在鸡笼上，吃着“ki ko子”的“恐怖”情节，现在想来，那大概就是方言的魅力。

阿妈或许只是实在疲惫，只想快点哄睡调皮鬼，可在那个年纪，“ki ko ki ko”这几个音节，本身就散发着毛骨悚然的魔力。我们心里害怕，但又忍不住竖起耳朵，可阿妈讲到一半，声音渐渐低下去，竹壳扇的节奏也慢了下来……她困了。故事断在半空中，像悬在屋檐下的蛛网，在夜风里轻轻晃荡。我们不肯睡，推着她的胳膊追问“后来呢？后来呢？”可她只是含混地哼一声，扇子滑落下来，砸在我的小脑门上。

老人家不知道是记性不好，还是信口胡诌糊弄小孩，每次讲同一个故事，都有不同的情节发展，离谱的是，每个人的阿妈讲的同一个故事，居然是不一样的！整个夏天，孩子们都在争论谁家阿妈的故事才是最正宗的版本。

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，那些断在夏夜深处的故事，或许就是孩子们想象力的催化剂。她漫不经心，她半途而废，她无意间把故事的线头扔给我们，然后自己沉入梦乡。而我们不得不攥紧那个线头，在黑暗中摸索着，一点一点，把自己编进故事里去。

想象力，或许就是读书欲望的开始。

札 记

泰山纪略

张世勐

一切凹凸不平，都可能是美学、哲学甚至宗教的起点。凸起的地方，会给人一种无限生发的想象。如果有人执意追重要证据，泰山可能就会笑你有眼不识泰山。

生在东方，长在中国，享誉世界，万古长青。长城不是堆的，泰山不是吹的。

造山运动虽然是自然界力量美学的拿手好戏，它可以激情迸发，平地惊雷。但人类的造山运动同样活跃，而且比起地质构造学说来，更加简洁和明了，想让它成为一座什么样的山就能成为一座什么样的山。

有些事不一定非得被科学讲通才行。事实是，能被科学讲通的事，往往陷于平庸，枯燥乏味，失去玄妙，被压缩掉深究空间。如何被文化粘住，也许才是一个更佳的策略。一般说来，一件物事，只要有了文化的附着，其巨大的包容性，强大的渗透力，模模糊糊不尽确定的多重意蕴，便会瞬间开枝散叶，万千气象，氤氲开来。

诸神泰山，由此诞生。东岳大帝、碧霞元君等一俟到任，就再也没有闲下来过。他们日夜听报应，解难救急，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。随之，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时常光顾，斗母元君也有了自己的宫殿，神仙们一一住进了万仙楼。

不过，由此也不难看出，人和神的关系，谁主宰谁并不好说。人类造神的目，可能仅仅是为方便对山的膜拜而已，而真正暗藏下来的应当是人类对自我不断强大的坚定追求。

随着儒学、道学、佛学一一上山，整个泰山山体、泰山山脉之上，文化的祥云开始徜徉，思想的天空被不断撑开。

孔子懂得，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则小天下。他解“救世”情结，展“人世”情怀，渴望闻到礼乐，看到仁政，看到天下大同，看到百姓都能过上小康生活。

老子懂得，大道至简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他所有的努力，都是试图帮助人们打通内宇宙和外宇宙的无缝链接，天人一体，星云同在。

释迦牟尼懂得，众生苦难，懂懂感恩，知敬畏，存善念。他试图说服人们，信因果，度轮回，学会自我忏悔，自我拯救。

珠城文苑

睡前故事

洪贤宝

不是从翻开第一页书开始的，而是从“故事断了，我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”这个念头开始的。带着孩童的胆怯与好奇，我们想要把那些断掉的故事重新续上，想知道老虎外婆有没有被识破，想知道老虎外婆吃的到底是不是“ki ko子”，想知道天亮之前，爸爸妈妈能不能回到家。

这种渴望，后来变成了翻开下一页的动力，变成了追更到凌晨三点的执念，变成了自己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句敲出整个故事的全部理由，最后变成了网文创作里最常用的写作技巧，叫作“断章”，亦或者“卡点”，意为在每个章节最后留下一个吸引读者的悬念。

说来惭愧，我从事网文创作也有十来年，没有大红大紫，成绩只能算知足常乐，关于为何而写的问题，我以往总是不太乐意回答，说热爱文学？自觉有点太矫情。说为了生计？又怕别人说我太功利。我只是一直在写，像上了发条的钟摆，在更新和截稿之间来回摇晃，忘了当初是谁拧紧了那根发条。

直到看到那个天文博主的征集帖，那一刻我突然像书里的角色，瞬间穿越到旧日时光。我记起了那些星星的名字，记起了儿时的故事，记起了第一次让我彻夜难眠的书籍，也记起了第一次执笔写下的文字。

原来，想象力不仅仅是阅读的催化剂，对创作也有同样的效果。

我写过酣畅淋漓的快意恩仇，写过相爱相杀的缠绵悱恻，写过步步惊心的庙堂权

谋，写过气吞山河的家国天下，写过逆天改命的草根崛起，最近几年也写了不少让人上头，根本停不下来的短剧。可我也渐渐察觉，很多人都被淹没在快餐式的情绪消遣之中，已经没有耐心再平静地看完一本书，就像结束了兵荒马乱的一天之后，拖着疲惫的身子，走在水泥丛林之中，一口冰可乐就是“救命水”，却无视了此时此刻，头顶的星辰与月光，前者是对身体的按压，后者却是对灵魂的轻抚。

虽然我想做个足不出户的宅男，但有时免不了要去不同的城市参加一些活动。起初只是走马观花，拍几张照片，以便发朋友圈“打卡”。可后来我发现，那些浮光掠影的东西，空白浅薄，无法成为我故事里的某一页。于是我开始学着慢下来，从一朵花，一片草，楼宇间的一方天地，嗅闻属于这座城市独有的体香。这些人间烟火气，最终都会钻进我的故事里，变成某个角色的记忆，变成某个场景的底色，变成读者睡前会心一笑的东西。

现在如果让我回答为什么写的问题，我会说，或许自己只是想给儿时那些故事一个想要的结局。

我想给老虎外婆一个真正的结局，一个每个孩子都能喜欢的结局，一个阿妈或许从来没讲完过，每次讲到同一个地方就会睡着，每次孩子们都要自己编一个结局。同一个开头，能长出无数个结尾，或许才是我真正爱上写作的原因。

我写了那么多故事，主角换了又换，世界毁了又建，可底子里，我始终在干同一件事，坐在一个夏夜的竹床上，把断掉的故事接上，把走丢的人找回来，把不够好的结尾重新写一遍。

我常常想，写作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是得奖还是改编？抑或是实打实的收入？或许那些都是路过的驿站，不是我要去的远方。或许从一开始，我想要的，仅仅只是写出一个像“老虎外婆”这样的故事。一个能穿越时间的洪流，穿越媒介的更迭，穿越代际的隔阂，能让普通人渴望继续听下去的故事，一个能让每个成年人看完之后，能卸下生活的重担，冲破功名利禄的樊篱，穿越时空，回到儿时那张竹床上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没有阅读门槛，也不需要多么发人深省，它只需要一个夏夜，一把扇子，以及一颗胆怯又好奇的心。

我想慢慢讲述，用上一些方言，最好也半睡半醒，讲话含混不清，偷偷看着孩子皱起眉头，在黑暗中开始自己的想象。

就像当年的我一样。

作者简介:洪贤宝，北海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北海市作协副主席，笔耕10余载，累计创作作品字数将近二千万字，作品开发涵盖简繁体出版、短剧、有声小说改编及影视改编，曾获古龙残稿百万续写活动首奖、网络文学联赛最具潜力新人奖、网络文学双年奖优秀奖等奖项。



福胡相随（国画）

孙蕙 作

文朋诗友

在山河间寻找海

兰小柜

“我告诉表兄弟，现在是1981年。表兄弟说，现在不是1975年吗？他反问的语气极为坚定，表情极其笃定。我想，难道山中仅一日，世上真的已千年？……县城的信息，不仅被这绵绵大山阻隔，而且拐了一个又一个弯，一路衰减、一路遗落，到这儿还能剩多少呢？”仿佛触碰到沸腾的水，文字带来的疼痛让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
这段文字出自《民族文学》2026年第五期的散文《河吟絮语》，作者是广西作家、学者吕嵩松老师。文章万字，以“跋涉”为主题，将个人成长、家族迁徙和生命感悟融入山川万物之间。

作者说：“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跋涉。”而他的跋涉，是从寻找海开始的。这种跋涉，既是在大地山川之间进行，也是在内心山河中跋涉。

广西地形地貌多样而复杂，一边层峦叠嶂、群山纵横，诸如十万大山、九万大山、云开大山等山脉，另一边碧海连天、海域辽阔，拥有长达近1600公里的海岸线。山海相融共生，塑造出广西人迎难而上、志笃行坚、坦荡磊落等多元化品性。

作者从小生活在靖西深山之中，四周群山环绕，“门前是山，屋后是山，左面是山，右面还是山”，因此，他和村里人都未见过真正的大海，他们只能从课本有限的文字里揣测大海。作者还错误地将家乡的渠洋湖视为大海，认定这片看不到边际的湖水就是大海的模样。

为了触摸真正的大海，他开始了人生的跋涉。从山村到县城，“短短几十公里，那个年代也得在砂石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”，对于年少的作者来说，这几十公里的距离已经是奔赴远方，长途跋涉了。而他这次跋涉，让他收获了“县城离太阳更近”的认识。这种离开家乡的跋涉，或为学习，或为工作，又或是安家落户，贫困、艰苦地区的人们感受尤为深刻。每一个离开家乡的出走者，内心的山河里都有一片海，需要他们不断跋涉，方能抵

达。出走者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乡，贫瘠的故乡已经不能供养他庞大的身躯和精神世界。

从此，作者迷恋上了跋涉，走上了寻找“大海”的征程。他到县城读书，到钦州求学，在钦州湾见到真正的大海，之后又辗转大连、舟山、海南等地，再次见到波涛滚滚的海、沙白如面的海。三十岁时，作者更是一路北上，途经多地奔赴京城，亲眼领略到古都风光与中原大地的辽阔。

很多时候，跋涉不是一个人的行路，更是一代代族人跨越千年的迁徙。作者回溯家族血脉，祖辈从齐鲁大地出发，一路南下，穿越江南闽湘，辗转千里来到广西玉林，而后又扎根桂西边陲靖西。从中原文明一步步披荆斩棘、跋山涉水，最终在贫瘠的山窝里落地生根，或是为避战乱，又或是其他原因，都是生存智慧和无奈。如今作者要跳出大山，一路向北，这种跋涉或许不是简单的出走，而是另一种回归。

除了在山水间跋涉之外，作者还一直在内心世界跋涉。年少时期，他懵懂单纯，身处闭塞山村，在父亲的指导下，却多次在县里举行的古诗词朗诵比赛中获奖，其实自己对诗词不甚理解。工作后，他从事语言学教学，却没有找准自身定位，在平淡安逸的生活中迷茫。年届不惑，他决心再次跋涉。他顶住压力，一边认真工作，一边潜心备考攻读博士，为此，戒掉各种喜好，沉下心钻研专业知识。

喀斯特群山塑造了作者坚韧、自强的性格。正如山间溪流，从高处出发，穿山越谷，一路跌宕前行，最终汇入江河大海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唯有不停跋涉，才能见到各种大海。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“走得更远、站得更高，才能见到真正的大海，才能理解世界的博大，才能理解人生的广阔”。

群山巍巍，河水淙淙，读《河吟絮语》，不仅能欣赏大地山水之美，更能读懂大自然对生命的塑造，揭开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的生存真相。

壹 首诗

王村

刘年

过些年，我会回到王村的后山
种一厢辣椒，一厢浆果，一厢韭菜
喜欢土地的诚实，锄头的简单，四季的守信
累了，就去石崖上坐一坐
那里可以看到深青的酉水

我会迎风流泪
有时候，是因为吃了生椒
有时候，是因为看久了落日
有一次，是因为看到你，提着拉杆箱
下了船，在码头上问路

随 感 录

让书和亲情填满心灵

彭芳

这本《爱书的孩子》讲述的是一家四口阅读的日常，这家人的孩子叫安格斯和露西，他们家还有一只鸡和一只猫。此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的彼得·卡纳沃斯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出版时，由儿童文学作家、翻译家方素珍翻译。

拿起这本绘本，从封面上就可以感受到，安格斯和露西是在书堆里长大的，就连他们的猫和鸡都喜欢与书为伍。书名页上，两个孩子坐的跷跷板也是由书撑起来的，他们一人坐在一头看书，似乎是在说：谁看的书多，谁就有更多的重量。

这家人没有电视、没有汽车，甚至没有像样的房子，但是，他们家有很多书，多到不仅以堆来计，还在一些家具下面也垫着书，总之，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书。彼得·卡纳沃斯把画面安排得既夸张又合理，看着图画，不禁让人感叹：这两个小孩是被书托举起来的！

很多热爱读书的人有一个共同点：每次看到喜欢的书，都恨不得马上买回家细细品读。安格斯和露西家也一样，书越买越多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家小小的房子已经装不下他们的书了，安格斯和露西随着书堆从家里“倾泻而出”，还弄得“鸡飞猫跳”的。他们的爸爸只好把书拉出去卖掉。

但是，把书卖掉之后，家里的空间虽然宽敞了，秩序却乱了。

故事里说“没有书垫脚，安格斯再也够不到窗户了。”这个情节很有意思。

陪低龄的孩子阅读时，我们可以把这一页的情节讲得很搞笑，增加亲子阅读的趣味性；对于已经上小学的大孩子，则可以引导孩子透过现象看本质：没有书籍填充头脑，人的见识就变得很窄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，只能成为一只井底之蛙。

没了书之后，他们不仅看不到外面的风景，“大家之间的距离似乎也变远了。”没了书这个交流的桥梁，一家人少了很多共同语言，心与心难以链接，感情也会变得越来越淡。

好在，这样的“无序”没有一直持续下去。有一天，露西打破了这短暂的拧巴。她从图书馆借回一本书。爸爸妈妈发现这本书，一起把书翻开……

随着爸爸一句一句地读出书上的句子，安格斯和露西凑了过来，听着爸爸读着书上的内容。一家人又聚在一起，就连鸡和猫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
这一夜，安格斯一家人窝在沙发上共读一本书。他们家那扇小小的窗户，“透着整个小镇最亮的光”。那不仅是柔和的灯光，更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智慧之光。

次日，他们打着哈欠醒来，虽然睡眼惺忪，但并不疲惫，因为，他们的心灵已经被书以及亲情填满。

故事的结尾，是一家人去图书馆借回了一摞一摞的书。他们的表情，无疑是欢快的，甚至连鸡和猫都在快乐地舞蹈。他们搬回家的是书，更是物质无法替代的精神营养。

在被屏幕充斥了生活的今天，你还会和家人一起阅读纸质书吗？就像故事里的一家人那样，让书和亲情填满心灵。



风牵野芋长（线描画）

蒋梅全 作



瑞气送香（国画）
马卫巍 作